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西北

第二卷第二期目錄

一、論文

別了母校	王煥彬
我之回顧與展望	張鳳山
歡送畢業同學文	馬耀
歡送畢業同學文	陳煥文
畢業	洛漢
演講的意義和利益	趙伯宏

二、文藝

扶危救亡唯一的出路	劉令奎
振興實業	無名
開發西北必得先研究西北邊防	曹世華
權度新生活	洛漢
遊萬牲園後雜紀	洛漢

三、譯述

煤山亭記	劉仁澤
遊微山湖記	李怡梅
六年前的n街	張超然
回漫故鄉	李怡然
他底哭	李怡然
父親	波可森作
自私的巨人 The Selfish Giant	張鳳山譯
王爾德著	王爾德著
麻景貴譯	麻景貴譯

四、短詩

長恨	滿貴辰
今天心	李怡梅
如此天涯	李怡梅

五、校聞

校聞	李怡梅
----	-----

論 文

別了母校

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了！我們的學校在這華北政局飄蕩中，已有了六年的歷史；回想六年前的這時，只有三十幾個同學，以守備衙門的廳堂，當了自己的課堂，那時那

能想到會有今日呢？啊！現在我們有高的樓房，平的操場，有圖書供我們參考，有樹木調劑我們的生活，雖不能說應有盡有，可是至低也能站在水平線上。

高三王煥彬

日 期：二十三年五月出版

地 址：北平宣外街西北公學



我們感謝校長及各主任師長們的懷淡經營，更感謝政府及各位董事的苦心贊助，我們榮幸，我們這些青年能得中到中等教育，對國家社會有了相當的認識；不致被惡境遇所引誘而走入歧途，我們有救國的觀念，我們有開發西北的志願，這幾點証明了我們學校的成功，也可以說是教育的最終目的。

師長們輔導我們上進的責任，到今日表面上好似到了一個段落，但是實際上還是無時無地的不關心我們。在這已過的六年中，德育方面，我們的一舉一動，一言一笑，都得到師長們的指教，使我們走向正當的途徑。智育方面，已按着教育部所定的標準講完，以外還教以政治，軍事，經濟上的智識，我們課本外所領略的，恐怕還多於課本。體育方面，我們學校並不為造就選手而體育，我們學校的體育方針在於普及，所以各個人得到健康，我們學校的體育最終是以達到教育目的為目的。

我們今年的畢業班，分為兩科，普通科的同學等到受了大學教育之後，得到了專門的知識技能，做有計畫的開發西北，建設西北。師範科的同學要以所學的，實際應用到基本教育——小學上去，使我們中學的兒童，尤其是回族的兒童得到基本的教育，曉得救國的重要，這樣才是盡了我們的責任，這樣才不辜負學校教育我們的苦心。

我們雖然畢業了，但是這不能算我們脫離學校的日子，我們感到我們所知的多不徹底，不知道的更多，我們沒有嘗到社會生活的滋味，但是從今日起對社會一天一天的

接近了！我們將來的成功與失敗，端賴諸位師長的指教，諸位同學的勸導。諸位師長！諸位同學！我想你們是歡喜負起這種責任來吧！

兒子別了母親，一定是戀戀不舍，當別之前，母親一定要再三的叮嚀囑咐，而兒子當然俯首敬聽；別了母親後，兒子定然要奮勉圖強，使母親由信中得到快樂，我們現在別了母校，正如兒子別了母親，我們當然要努力競進，百折不回，我們不隔靴搔癢，也不閉門造車。我們要深深的記着各師長同學的叮嚀，切實的向前幹去！

我們和諸位下班的同學，相處已是四五年的長久，終日一起，同讀書，同遊戲，互相砥礪，共同前進的朋友，一旦分別，當然心中有些說不出的情緒，但是我們要想，沒有別離的痛苦，歡聚也就沒有樂趣了！只要我們精神不別，雖別離與在一起又有什麼區別？我們在這別離的時期，以兄長的態度，誠意的希望諸君專心致志的去求學識，保重自己的身體，我們要共同努力，互相勸戒，以達到開發西北的目的。我們更不要再忘掉東北四省的同胞，生活在那日本鐵蹄的下面，我們要負起復興中華民族的責任，我們要始終一致的向前猛進，不管前途如何黑暗，社會怎樣紊亂，要知道把黑暗變為光明，把紊亂變為大同，正是我們的天職，多難正是與邦的機會。我們是青年！不要說暮氣沉沉的話，我們要有自我改革的決心，不要因噎廢食，更不要自暴自棄。

別了！母校！我們以十二分的熱誠祝我們的母校前途

遠大，一帆風順，萬里鵬程，我們自身為報答母校，要立志向前，貫徹始終。

我校之回顧與展望

——為歡送第一班畢業同學而作——

我校的誕辰是藉着北伐成功；由軍政時期轉入訓政，中央極端圖謀建設，而我鄉熱心諸公，依黨的規定，承中央的援助，大家的幫忙，於是產生了現在的西北公學，至今恰恰六載；整個中學完成，成績雖不為著，而總與日俱增，足以證明辦學人是從那寒暑，冷風烈日中掙扎的業果，這點是任何人所公認的——因為西北公學是特殊的教育機關，不是衙門式，商業化的學校，校長是治校的校長，不是鈎名釣譽不肯負責的校長，教職員是治學治事的人員，不是迎合學生心理，為混飯吃的知識販賣匠，學生不是掛學生名兒的學氓，以至廚役工友也是安分守己的忠實良民，以上這些話；絕不是故意奉承學校，替學校當局放空炮，向中央政府施行騙金術，當然還有事實作証呢！中央所以給津貼，大家所以愛護，就是因為承認西北公學是負有開拓邊疆實際任務的，能與社會打成一片的，能避免「學非所用」弊端的，能為中國民族另謀出路的最髙學府，所以全國上下對我們才另眼看待，過去六年的歷史是如此，而關於將來的，我們希望學校當局，馬上貫徹以下兩個具體的希望：

1. 急速完成西北大學部——僅僅六年的光景，不但完

二十三年端午之夜

張鳳山

成滿六班的中學，並添設附小，特闢回文專科，附設民衆學校，而今春又將四部附小告成，五六部亦行將成立，在這短期間的進展，早已超過我們起初所預算的了，然而辦學人仍不畏勞苦，籌設大學，籌備人員雖終日進行籌備，然事實上告訴我們說：因為經濟尚無着落，實際問題不能解決，一切的進行，恐怕要陷於遲緩，大學部的完成實現，最低限度也需一年半載，時間延長也說不定，但不過現在一般青年知識分子渴望，以及本校畢業同學，欲想受而得不到這種始終一貫高深教育，我們希望學校當局，滿足了我們的慾望，並希望國府當局為國家的前途；民族的生計而打算，要格外援助我們，在短期間內，將西大促成。

2. 擴充中學師範科——目前的國勢是越發的破產；農村是越發的崩潰，國人若不謀生存的新途徑，恐怕真要使帝國主義者稱心，試問開拓邊疆，為民族另謀生路；非我西北公學，孰能担任？若能使西北人民與內地打成一片，地位平等，必須灌輸以國家思想，民族觀念，使西北民智提高；文化輸入，必須謀基本教育上普及——施之以小學教育，當然非對西北有確切認識之人才，不能辦邊疆教育，而我校負有專責，造就小學師資，以供西北之急需，因此所以有擴充師範科之必要。

就狹義方面而言：——我學校址偏關，經濟欠足；一切習俗，雖沒有西北民族那樣強悍與不化；而大部分亦頗能代表大西北的縮影，欲求與文化先進之地並駕齊驅，仍應謀小學教育普遍，所以我們為邊疆；為地方設想，師範科更有擴充的必要。

固然本校固有的師範科，規模本不算小，但是我們再求班級的擴大，師範課程及西北課程的增加，師範圖書的設備，及其他的擴充。

總之：我們所以希望學校當局；急速完成西北大學，擴充師範科，質言之：也就是希望政府為國家將來設想；替人民謀生存途徑打算，而擴大西北公學，反而言之：假

歡送畢業同學文

韶華易逝，日月如梭，轉瞬間，在這強敵壓境，忍辱吞聲的中國，山河破碎，瘡痍滿目的華北，狂風暴雨的西北中學，在今日，居然第一班同學畢業了。要舉行盛大的畢業典禮，這是如何使我歡喜的一件事。尤其是經過險阻艱難的董事，校長，主任等看來又是如何的滋味呢？

我們的學校原名清真中學，後見到西北之危機乃抱開發西北之責，改名西北公學，民國念三北平舉行會政，不立案不能參與考試，教部又未有公學制，遂又改名西北中學，而立案，在這三個段落中，無日不在風雨飄搖，幾遭破產，校長辦學心切，不屈不撓，又有馮故董事長——雲亭先生之毅力補助，及諸董事之物質和精神之幫助，以及

使學校不能急速完成西大，擴大師範科，政府不想擴大西北公學；那政府無異於情願拋棄地大物夥的財源之區；甘心斷絕人民的生路。

此外希望首班畢業同學，固然有的要到社會去服務；有的要升學，最好我們一時一刻不可忘掉賢明政府的恩澤，發起我校友的熱心，辦學者的艱難，師長的苦心，以及同學彼此的患難……最後深望畢業同學，本着在母校熱烈的精神，追隨愛護我們的人，抱定宗旨，挺然邁進，努力於邊疆開拓；民族解放的事業。

二十三年七月五日晨脫稿。

馬耀

楊張二主任之熱心整理校務，才有相等之成績，然經濟甚感困難，於是校長奔走京滬，向政府宣傳我校友之成績，於是政府認為我校友為回國唯一學府，負有開發西北之責，乃每月補助經費二千四百元，學校根基日固，我輩乃能安心讀書。

畢業的同學，多半是貧苦子弟，所以在校中埋頭苦幹，我們接近的機會就很少了。然而現在要離開母校，到社會上服務，或到大學深造去。我們要離別了，這是多麼遺憾，難過的一件事。我們深知，現在的青年，是將來國家的負責者，國家的主人翁，為了社會的等待，環境的逼迫，必須竭其全力求一切的學識與能力，去解決困難，為了

這些問題而捨棄了我們良好接近的機會，還怕什麼遺憾！難過！

國政不修，農村經濟破產，天災人禍，盜匪猖獗，窮兵黷武之軍閥，你爭我奪，人民塗炭，四周又在虎狼包圍之中，國將不將，畢業的同學們！在此一髮千鈞之秋，化險為夷就是我們應負的責任呵！

更應當注意的是：我們的學校是回民唯一的教育學府，我們的目的地——西北，是等待我們去改造呢？我們的天職是開發西北，尤甚使我們痛心者就是；九一八事變以來，日本帝國主義者將東北侵佔，蘇俄共產黨，亦不時潛入蒙古，於是國人如大夢方醒，開發西北之聲浪，更高入雲霄，政府當局也認為有開發之必要，乃極力注意，惟開發西北，務須求實，妥籌良好計策，始才可以開發，絕不是唱高調可以成功者，故望畢業同學，本着我們平時吃苦耐勞的真精神去努力，拯救我西北民衆，爲我校增光。

畢業的同學，應負的責任是這樣大，不但要担着改造

歡送畢業同學文

負有重大使命之西北公學，在風雨飄泊中，已創立六載，現屆首班與第四班畢業之期，實開西北公學光榮史之第一頁，然吾等數年相聚，課餘之暇，或把談談心，成携手以遊，何樂如之，此猶小焉，學生之賴有同學者，以能規過勸善；切磋學問，而相觀摩有得也，詎驗別在即，從此勞燕分飛，使人悲泣，惟諸君皆懷大志抱不凡之方，願今後

社會的責任，並且還負着開發西北的責任，然而我們的學識，經驗等够不够呢？恐怕竭其全力，也是不行的吧？所以必須再去深造，又何暇再顧區區的社交呢？爲什麼要難過！遺憾呢？這不是矛盾麼？希望同學們不要惜別，最後希望畢業同學的就是：

第一：要有恒心，我們知道前途是黑暗，有很多的鬼魅在阻隔，我們要以百折不回的精神，衝破難關，踏上我們的目的地。

第二：要發揮伊斯蘭主義，我回族傳人中國，千載於茲，缺乏領導之人，希望同學，努力於宗教事業，使我回教報興起來，在世界上特放異彩。

第三：要有吃苦耐勞貫徹始終的精神，勿半途而廢，百屈不撓，再接再厲，走向光明大道，這樣才不辜負校長及諸師長之苦心，和你的小弟弟們的希望呵！

敬祝

你們前程萬里！

陳煥文

更宜勤勉，力圖上進，方不負師長之指導，校長及董事之苦心建設本校也，

方今西北多難，回漢爭端屢起，人民既苦於戰爭，又感苛稅之有加無已，且列強虎視鷹瞻，岌岌乎，如俎上之肉，釜底之魚，願望諸君，本總理遺教，而建設西北；開發西北，使西北教育普及，實業發達，拯人民于水火，而開回

族之新生命，
吾儕既負開發西北之使命，當不憚險阻，努力前進，則無論受何打擊，亦不灰心，惟望諸君共勉之，則回族幸甚，

畢業

夏天雖然到了。但天氣也還涼爽。

天漫陰了，黑白相間的雲，遮住了蔚藍的天空，縫隙間也還可以看見太陽。綠蔭蔭的樹，微微的動着，自然表現出小風是在颳着，更吹過來一陣喧嘩的聲音，一羣羣的人們穿梭似的，無目的的在廣闊的院子裏進來進去，這事實已經告訴了我；是學校舉行畢業式。

國華站在那段矮牆的犄角處，他是畢業班的高材生；並且是很容易叫人認識他，因為他具有一個叫人不能說的特殊樣子，尤其是當他穿上那條網質的長衫，更表現得顯明，所以我一看便知是他，但他旁邊那位是誰呢？一叢茂綠的樹，遮住了他的頭和身子，只看見底下一雙明亮的皮鞋。閃閃的動着，我到了近前一看，原來是俊榮他和國華是好友，卻是師範組的。

我今天來歡送你們畢業哩！你們倒跑到這個安靜的地方來，怕見人嗎？

唔……畢業！什麼歡送？簡直是把我們促向墳墓的表現

當他——國華——說這個時，他倆的神情，都好像有些難過。

國家幸甚：

一九三四，六，二十四日脫稿

浴溟

榮慶的很，免不得的！我謹祝你們此後努力奮鬥！快樂無疆！

我的中學生的壽命，從今天起已經宣布終了，說來是一件多麼難過的事情呵！你們還只吵着歡送——

你們師範組好的多了！下一學期就可以爲人師表啦！但我們呢？大學升不上——國華好像羨慕俊榮似的說。

你們前途遠大的很哩！我們有甚麼出息，好了作個小教書匠；弄不好說不着還得作個田間翁，我也是因爲經濟的關係，假設我有像你這樣環境，那自然也不幹這一組，俊榮又好像羨慕國華。

兩個同班畢業的學生，而又有不同樣的感想，好像是互相羨慕，這是人們的通病，總是認爲別人的好。

一陣鈴聲，打斷了他倆的談話；院子裏嘈雜的聲音，漸漸消逝了，散遊在院子裏的人們也都集中大禮堂來了；屋子裏雖充滿了幾百個人，但却靜悄悄地，沒有一聲作響，默默的聽着師長的訓話——

一陣掌聲，畢業生×××上台了；他那一副莊嚴的態度，博得了我們不少的欽佩；沈靜了片刻，×××便在幾百人都聚精會神的注視着他的當兒，開始了演講，說：我們算畢

業了。事實已經不允許我再在這裡度快樂的有興趣的，中學生的生活了；中學生的壽命就此終止了。回憶起來，實在叫我難過；師生之間，如同父子，同學之間，情似兄弟，和和睦睦，朝夕相處，轉瞬之間已了卻了六年之久；此後我們的形體雖然離開了學校，師長，暨諸位親愛的同學，但我們的精神却是始終如一的；我們雖然是畢業了，但學識仍是淺薄的，經驗仍是稀少的，請師長加意的指導，同學們格外的援助，叫我門不致成爲惡社會，惡環境，惡勢力下的屈服者，這是我個人的一點意思，請師長和同學們加意的指導和批評，好叫我們得着正確的觀念和對於社會真實的認識……接着又是一陣掌聲，末尾便夾雜着談笑聲的喧囂，大會就在這陣喧囂聲中告成了。

演講意義和利益

我們近年來的生活，因爲政治經濟的激變，正在放開大步，趨向於群衆的團體化。團體的利害，足以形成個人的命運，一切個人皆爲團體化合的分子，只可以合，不可以分；合則俱存，分則皆敗。我們現在既處於這日益群衆化的社會之中，自應具團體生活上必備的工具。

我們現在研習演講就是團體生活上所應設備的一種工具。試以演講的意義和利益，是可証明的！

演講意義：二人對談，三人會議，不能算是演講；所謂演講，就是講者對着廣博的群衆，發表自己的主張和意見，引起群衆的同情和信仰；因爲人既是有感情有思想的群居

沈靜下去的院子裏，又熱鬧起來了。游藝會甚麼時候開呀？也不知是誰問了這麼一聲。一點！我的同班李回答。

時間到了——游藝會開幕了，會場的門前寫着：歡送畢業同學游藝大會。畢業班的同學全都到齊了，靜靜的觀看着。發送他中學生命的游藝會，臉上却實有些難過的表現。一幕……又一幕……都過去了，忽然劇台上衝出了一陣急烈的號聲，原來是要閉幕了——

天已經傍晚了，嘈雜聲音漸遂着光明消逝了——幾輛洋車載着幾位畢業生的行李，拉着幾位同學在傍晚的時候。沿着一條看不着盡頭的大道跑去了……

二十三，七，十，晚燈下

趙伯宏

動物，受了環境的刺激和特殊的感觸，自然發生一種情緒和意見，把這情緒和意見，用有組織的姿態聲音，向大衆宣示出來，這便是演講。再從字面看來看演講的意義；演即推演，含有系統之意，又演者表演含有應用姿態之性質。講即講明，使人信仰，使人信服贊同。總之：「演講即用有組織有系統之聲音及姿態，向群衆發表自己的意思或主張，使群衆明瞭感動信仰，以至實行之方法也」。

演講即爲向大衆陳述思想及意見之言語，自然凡屬人類，尤其青年學者都應該具有這種技能！設備這種工具的目的。演講的利益可分個人及社會兩方面，略述於下：

(一)個人的利益：我們固然不希望成爲著名的演講家，以圖縱橫捭闔，煽動群衆，但我們有思想有感情，自然不能不希望使群衆明瞭，使群衆信仰。常見不善詞令的人，每遇不平之事，或當急之時，便氣憤填胸，啞口無言，損失寔非淺鮮，所以我們對於演講不能不加以研究，如果努力於演講：練習與研究，縱然不能成爲著名演講家，但可以使腦筋靈敏，知識充寔，言辭暢達，表意自如。於日常應用裨益寔多，當此民治時代，言論自由，集會結社，風行一時，當衆演講，寔爲非常重要之技能，所以演講一事，成爲服務社會至重要之工具。

(二)社會的利益：演講之利益，從個人方面觀之固非淺鮮，從社會方面說來，尤爲廣博。社會一切事業，莫不

文藝

扶危救亡唯一的出路——振興實業

劉令奎

我國近八十年來，受帝國主義者侵略的結果，已陷于民窮財盡盜賊叢起，政治紊亂，國勢岌岌的悲境，而最近四十年中，尤其水深火熱，日急一日，使我中華民族在生存上，感到不可名狀的困難和壓迫，因爲帝國主義者已經憑藉着武力和外交，在中國得了種種優越地位和保障——不平等條約。可以霸佔我們的市場、壟斷我們的原料，直接用陰狠的手段，經濟侵略政策，實行榨取敲剝我們民族的

因演講之助，而得最大之保障，收最大之效益。因爲演講可以解羣疑，明事實，安羣心，而使一切事進行順利，如政治方面之選舉，外交等等，莫不需優良之演講爲之助力，而且可以闡明真理，宣揚正義，使羣衆對於真理及正義之擁護，及對於強權與野蠻之反抗，文化賴以提倡，公理得以保障，事功賴以成就，其轉設人心，補缺扶正之功，至爲偉矣。

中學是實施健全國民的地方，中學畢業的學生，即爲一部份的領袖，演講的訓練除了思想語言的關係外，也是領袖必備的一種資格，現在羣化運動的進步，日益迅速。凡是健全國民，皆有促進指揮之責，所以演講就是我們必備的利器。

寫於十月十日后午

脂膏，而使中國現金流出，原料枯竭，產業落後，民生凋敝，由經濟頹敗，而社會險象環生，政治紛擾疊起，國脈有滅絕之患，民族有衰亡之感，我總理領導國民革命，推行救國的三民主義，開宗明義，即揭破國際之陰狠黑幕，喚起民衆意識，反抗帝國主義，而十數年來，亦無日不在與帝國主義者對抗中，蓋非此振興實業不足以扶危，非此振興實業無從救亡，

帝國主義者即以經濟侵略為達其滅我民族之目的，則我反抗帝國主義者的運動，自然亦應該以排除其經濟侵略為中心，在過去的經濟絕交運動，雖然很能予敵人一時之打擊，但是抵制甲國，反予乙國以絕好發展機會，已屬「得不償失」，「徒勞無功」，且每經過一場熱烈運動之後，事過境遷，便反屈伏銷沉於敵人冷笑冷潮中，而靜止下去，有組織，有計劃，兇狠酷烈的帝國主義者，仍挾着他的特殊勢力加倍的努力，向我們進攻，以求補償前失，有時且不惜用直接的暴行，向我們威嚇鎮壓，近幾年來，各國在中國大屠殺，層出不窮，就是這原因，我們處此壓迫至絕境中，欲求堅持澈底而有效果，必須以全力作整個計劃之振興實業才免目前之經濟侵略，而增不少鉅額，茲將振興實業之對於各方面分析來說：——便全國日即於富途——

就農業方面——中國因受帝國主義經濟剝削，素稱「一家給人足」的中國農村，始日陷凋零狀態，提倡振興實業後可使帝國主義不能再向中國，施行掠奪原料，榨取血汗，惡毒計劃，將剩餘金錢，來改善他們耕種工作，如此

開發西北必得先究西北邊防

近年來，開發西北的聲調，可以說高唱全國了。雖然我們的使命是開發西北，還沒有表現出來有什麼成績，可是朝野上下的這種提倡，實在使我們想象。我們再回憶東北在未開發以前也是如此的荒涼空且，真是成了萬里無人

非但促進農村經濟新生力，並又可復興農業，成為國民經濟基礎。

就工業方面——由于國外經濟侵略勢力，壓迫，手工業之工人，固成天然淘汰，就是新興工業，而能使一般企業家，亦常有閉其工廠大門，而對新者此指工業說更不敢冒昧投資，中國工業勢成無望，振興實業後，就可使用中國富饒天產，以發展各項新事業中國能達至工業科學化，即能發現中國富源，以增進國家之財富。

就商業方面——國內工業落伍，則商業亦復銷沉，其實祇使全國內地，商業衰落，集囀於帝國主義勢力中。振興實業後，不可長社會生產一員，而為推銷主角則國計民生定更日趨裕了。就財政方面——一切事業施行先，胥賴亟鞏固財政，惟要國家財政鞏固，必須廢除一切經濟壓迫，振興實業後，農工商即將自由發展，國家金融當先安定，而能向上。才能積資本以謀除危亡之患。總之，我們促進振興實業，要實現總理民生建設，要切切實現（一）人盡其才（二）地盡其利（三）物盡其用（四）貨暢其流之目的。就非努力於振興提倡實業不可。

一九三四，六，一三，燈下編

「無名」

煙的那種景象了，東北開發的步驟也是和西北相似的，先用著作或演辭的開發，再有多數人的開發，然後才得到政府的開發。東北自開發後，各種的工商業，真是全國獨一無比了。可是對於東北的邊防無人曾理會過，所以才造成

了九一八的機會。由此可見如要開發西北，預先就得研究西北邊防。

包圍我國西北都有何國呢？唯獨俄國，英國亦常侵略，此凡我國民無不知者。然自西自北有如此遼遠之邊防，以何處爲扼要呢？實在不可不加以研究。有人曰：俄人之野心，並不爲待蒙古。我曰其初步的目的，就爲待蒙古。換言之：其必先待蒙古之勢力，方可施其極東政策。俄人之窺蒙古不始於今日，而其謀專行之急於今日。視其侵略之步驟，步步逼緊之勢，蒙古之危險一日近于一日了。因爲自極東問題解決後，其計畫出黑海而受阻，乃不得不肆其東封之志，便於施其極東政策。關於極東侵略方面有三：1. 中亞 2. 蒙古 3. 滿洲。中亞因與英吉利之衝突，不得勢，乃轉其力於滿洲，慰自日俄之戰，滿洲又爲日人所阻，今所謂成立滿洲國爲日人保護，其更不得勢，不得不轉其鋒于蒙古。

自英俄兩國衝突于中亞後，俄有西舉新疆西藏之志以控制印度，雖然屬英所覬，然俄人開拓土耳其斯坦築中亞鐵道，懷掠波斯，因其被利用，英人也不得勢，此爲日俄未戰以前之現象也。近日俄國因爲戰敗之餘，又因後五年之計劃未到期，不得與英相爭，所以其勢力轉于蒙古新疆各處，以爲將來之根據地。因此俄人必得蒙方可施其極東政策。其拓蒙古商業，謀築張恰鐵路，暗貨巨金於蒙王以

權度新生活

懷柔蒙古，這全是其極東政策。作統轄中國之方略。以爲侵入華北之初步，謀設科不多迪化哈密之諸領事。開諸河航路，以便侵略蒙古境內，延長中亞鐵路以近新疆境土，更派烏梁海科不多等遠征隊，以籠絡蒙古新疆等處之回教喇嘛教等教徒，亦其極東政策。系統中國之方略，以爲席捲中亞各國爲屬地，以控制印度。

中亞之國際政局，以各種同盟協約爲機軸，其對於中國無不以領事保全機會均等爲言。俄人於我西北因受英日之牽制，不得顯然用強力，乃用變相之手段，所以確定兩國政策接觸之範圍，以互相尊重。其不敢用強力于今日，而其改用預備之政策也。至於西北邊防的辦法怎樣呢？以我個人來觀，第一因西北地大物博人煙稀少，必先移民，移至蒙古新疆等處，而經始的資本，耕種器具等應由國家供給，照實在所費的錢取償或分年還本，使其經營商業抵制英俄侵入，此也是西北邊防之一。

第二將內地健兵，移至西北諸地，以備武力抵抗，此也是西北邊防之一。

左宗棠曾說過「重新疆所以保外蒙古，保外蒙古可以衛京師」，西北防務之重要于此可見，西北危險在此千鈞一髮之時，若不預先研究西北邊防，恐怕也要作東北第二了。

曹世華

新生活運動之含義，多已見於故帑堆中，讀於先哲遺誥內；大而有孔孟遺著，小而有朱子格言，此蓋可有籍可稽也，而約此種種，謂為新生活含義，實令人不可捉摸耳！

新生活運動由其綱要而求其對象，似乎是普遍的，然現實狀況，則似乎需要狹隘的救治劑而不需普遍的救治劑，蓋以兵燹迭繼，匪跡未絕，民生痛久也，外鄰強侵，天災接踵而至，近數十年來，幾慶豐年樂歲哉？加以前數載政治不統一，苛稅猛於虎，農村苦如荼；只有鞭督征徭載未聞反官抗署；此種種瘡痛及今猶未夷，求偷生不可得而

遊萬牲園後雜紀

近來游興忽發，趁着今天國慶紀念日，萬牲園又不售票，於是作了一個萬牲園之遊，一來國慶也紀念啦！二來票不購眼福也飽啦！這種一舉兩得的事情，余何樂而不為耶！至於明天要考的英文和數學先不必管它，考的時候答不下來再說，反正這也是我一貫的主張和經驗「先樂而後痛」。於是在學校舉行了儀式之後，飯也沒吃便乘興而往焉，這時兇惡的獅子，老虎，靈滑的猴子，和其它奇特罕見的鳥啦，獸啦，等的幻影已經充滿了我的希望，走起來也特別有勁。

出校門而北，而東，轉而又北，乃進順治門，未幾西單至矣，沿大街而行，馬路也還平順，所以一路行來很覺有味，繼而登電車人非常擁擠，簡直無立足之地，擠的小

暇奢好乎？如余儕實際到民間去視察，衣食住行的儉單朴素，幾乎要以他們作標準了！奚必施他政策哉！徵言之；今之大多數人民衣土布而不知何謂西裝，食自植之粟，而不知何謂美麥，乘有牛車並非「貓頭卡」，居有茅廬，何嘗洋其樓哉？這是普遍的。外此者只有假名摩登的學生，官場之偉人耳！然這些敗類都有捷法治他們；何必大驚小怪的另為馬造蹄跡呢？學生不軌，由教育機關整理，官場腐化由監察機關行使治權。不是很够用的嗎？所以新生活的含義，標為世箴久矣。沒人敢否認，但新活的全骸，似乎有牛刀割雞之疵。

浴溼

孩直哭，大人也叫，更加上賣票的也招呼，呵！這陣子亂勁，真不易多得，檢票的說：呵！萬牲園哪！——不賣票——我知道他這句話是在打趣我們這般沒錢購票的遊人；但是他並沒有想到：萬牲園今天究竟為什麼不售票，自然游人是知道的，知道今天是十月十日，是國慶紀念日，再進一步知道今天萬牲園為紀念國慶而不售票，趁今天來逛的也都為紀念國慶吧？紀念國慶的越多這證明我們大中華的人民心未死的越多，打日本也就比較容易了，單就今天這個電車上，這些紀念國慶的人說；也可編一混合連，從此也可知道：中國復興還有望哩！

車至西直門已擠得通身大汗，出西直門又費了很大的周折；這時行人，汽車，洋車，馬車，自行車還有騎的驢

一齊擁擠在門洞裏，和對面來的這些東西頂了頭，忙壞了警察，指揮這個，招呼那個，約費時二十餘分門洞始過；說來也很危險，差點叫汽車撞躺下，西直門既然出來啦，人自然沒有剛才那麼擠的慌啦！但走起來也還得留神，不然一定會有不測之災。

一進園門，脚下就緩慢了許多；隨着行人到了動物園，先着鱷魚，又看獅子，老虎，豹都很兇惡，但和我裏想中的兇惡已經有些不符，又看象，個子很大，鼻子很長，還有猴子座在高杆上很靈活，其它的東西，當時看着也很奇怪，也很有意思，可是現在都不記得了——

今天來的人很複雜，我隨便分析一下，計有：爲紀念國慶且償玩願的男女學生，還有農人，工人，老太太，鄉間裝束的婦女，和小男女孩，再一種是衣服華麗的類似公子和小姐，他們爲什麼也就以人滿爲患的今天來呢！我自己也找不出正確的答案，也是爲紀念國慶嗎？恐未必吧？可是萬牲園裏的東西不知他在看什麼？據我觀察了許久的結果，他們是一對一對的慢慢的走着，有時也發現單個，不過不容易；費了很大的思索，我得之矣，他們是來被看哩！這麼一來，在自己方面，雖沒什麼利益，但對於其他遊人有兩種好處：至低限度可以充作游人談笑的資料，還可以算是游人多見了一種動物，這個也可以把他們身旁掛一個牌子吧？寫上：名稱；特種動物，產地；中國。下面再寫上雌的或雄的，自然從前的時候，雌雄是很容易認的，不過現在冒牌的也很多。

走來走去結果非常的累，於是離開了嘈雜的人羣；找了一個避靜的去處，大概須是在該園的北面靠近圍牆的地方，有一個土邱，上面有大的樹，葉子已經黃了，還有已經枯死了的雜亂的草，這明白指示給我們，晚秋已經到了，民國二十三年已過了四分之三，時光雖然過了這麼許久，但我在這長時期內做的些什麼？自己也不能回想了，這個地方很難上，我們是從一條狹窄而彎曲的小道上跑上來，自然是覺着很有興趣，有的招呼發見了新大陸，有的招呼找到了世外桃源，這裏沒有喧鬧的聲音，有時上來幾個活潑的小孩，他們領會不到這裏的幽靜，匆匆的又去了，只有我們幾個人，在這裏歇着，談着最樂意談的話，也真有點意思。

歇了一回，大家下了土邱，又繞了一個大彎，作爲離別紀念，路線也沒紀，一出門，兩旁已擱滿了汽車，這個已不值我們大驚小怪了，他們負有被參觀的使命，叫游人瞧瞧，我——我是坐着汽車——我——進了西直門，就便又找了一趟老陸，真巧，正確在他門口那裏，見了面不知要談什麼，我和他已經多日子沒見而了，太陽落了，這是催促我們分離，他送我，送到西單，但終於分離了，啊！分離的那剎那是什麼滋味？誰都嘗過吧？來到家一進門英文數學就直刺眼睛，心中微微的有點兒回悔；轉而又想：今天所見的也值的過，不然那有今天這些奇遇呢？至於要教的英文和數學呢？沒說的，不睡覺吧！又困的要命，咳！再以「先樂而後痛」了之吧！人生能有幾何？管它作

善？最好及時行樂，由此又想到國家，反正不是一兩個人
的，執國政的何必直實勁，把它治理的挺安穩的，一點事

煤山亭記

甚矣，造物之才也；而煤山亭，高下凡數丈許，三重
三異，卒無相類也。

亭位於燕京城中紫禁城後。前清之禁地也，長里有餘
，寬不及里，中建五亭；居正者高，左右者漸次而下；周
植以蒼松翠柏，高下相間，清榮峻茂，良多趣味；上則有
濃陰蔽日，下則具芳草如茵，方暑氣盛時，殊屬涼爽，故
遊人至此納涼者甚夥，身臨山亭之上，能登高望遠，四週
奇景美蹟，一目了然，故亦名「景山」者也。

壬申歲，秋初，余與二三友作煤山之遊，初抵東亭，
東坡之上，明思宗殉國處在焉。老樹曲頸，根生於西，身
仆於東，頭向於上，怪幹橫生；撫古感今，不禁觸目警心
矣！

登及巔，若身臨房脊之上，屋多樹少，一望無際；繼
而行，抵二亭焉，體又在樹稍之上矣。斯時樹多於房也。

遊微山湖記

夏鎮，被很優秀的景緻所帶透；被很調和的氣候所浸潤；
土風淳厚；水產豐饒；所以故鄉的靈魂，時時游擊我的心
靈，雖然當住在繁華的故都時，還是童齡時，我的遊景越
便濃厚，舅父從遠方來，挈我遊過湖；這湖就是微山湖了

也沒有，真傻瓜！

二十三，十日，燈下

劉仁澤

復前行房遂不見，樹掩之也。忽而抵中亭，回首遠眺，大
地蒼茫，無邊無限，俯視原路，曲曲如羊腸，轉身南望，
紫禁城中，樓，台，殿，閣，金碧輝煌，被日光直射，黃
，綠，相間，明光點點，耀眼生輝。是時西風時來，乍涼
乍暖。伴友招余曰：「快來看山！」復轉而西行，遠眺之，
乃西山之影也，隱約可見，高接雲際，惟一線深藍色，為
之分界耳。俯瞰北海畫舫，往來如織於碧水青波中；江南
風景，不過此也！路上行人，亦若蠕蠕動。夏日抵此，觀
其景，千態萬幻，納其涼，殊爽而寒暖適中，猗歟美哉！
不禁使余心曠神怡手舞足蹈矣。斯時，日將西落，興猶未
盡；但以遊行忘返，古人所戒，不得已乃與友人循途而歸
，課餘之暇，持筆記之，以告後之遊者！

一九三四，十，五，脫稿於西北宿舍

李怡梅

！那時候只看風光好，別的味道却領不到；現在一回顧，
嗚！舅父也老了！我底瀾漫金華的童年，也漸離開我而與
別的小朋友親匿了！那時我倆個姊妹，現在都姓別人的姓
了！還有慈惠的祖母，親愛的弟弟強兒，忠愚的侄兒路兒

，都遷著太陽西去了；太陽東來，他們却不曾迴來；熙熙攘攘的家園，慘變到冷冷落落的寒門，因為已是十四年了！啊！十四年了！其中愁緒却難道！十四年，也是微山湖離開我而致力生產的大階段。現在重遊，恐怕他要向我示傲吧！恐怕，示傲吧！

全，銘，辰操辦食品走路慢，際，源和我都蹲在大橋南等著他們；這裏，有好風景：大橋橫跨充滿秋洪的運河的兩背上；河南流數武有一東西水；它是鎮東窪地的水偷假城河流過來的；水上的石橋都被大水傾倒了，橋，因為還有橫三豎四的條子石在那兒，所以尤可以對付著行人，水爬過破橋匯入運河，恰巧構成一道三岔河形式。城河的水，流的如戰馬奔敵；破橋下東高西低，從橋下到匯運的口有八九步；碎石塊，水草也排了八九步遠；碎石險如蛇峯；水流到這兒，不得不向蛇峯拚命衝殺；石峯挺了頭任水怎樣，毫不在乎，不示弱；水却前仆後繼，如有督師者然；水碰到石頭上，幾乎有幾千百個小手長短不齊的向石峯臉上亂抓亂撓，嘩嘩喇喇的價响。有的高石峯前的敵方沿石而上有四五尺高，然後拍拍的退下來。破橋東南有茅舍數椽，黃泥牆一圍，牆上披青籬。牆下有綠垂柳數幕。柳下滿鋪青草。這裏，却不少有些青年鴛侶幽會喲！我們三個人，隔河看這組美景，藉以等著他們，所以便計劃在兒照像。這個說：我躺在石橋上，那說：抓着石峯赤足在水。更有說：伏在深柳的樹柯叉上。我，下意識迴頭着：見一個女郎伴一個青年，似乎是將要往我們這兒來又

怕什麼而縮步退去似的踉蹌蹌的北去了！她，却是我的從前的故友，現在的際君底愛人叫××女士的。我說：「際；鸞挽著同德堂經理的汪少爺過來了！躲開了！過大橋了！遠了！」他似乎忸忸起來。

下午二時在南莊會齊了。

雇了一艘大船。先擺設妥當了；繼續便開始進湖了！從鎮街到湖，中必經河路；這河名叫新河。河兩岸都有很濃綠的柳在翩翩舞蹈，有田禾，有唱山歌的農夫；野渡的舟聲項乃，河彎的漁子不管什麼別的物動只低了頭相著他的網。船走到莊南，便斜向西南去。滿眼裏一片綠，老遠看見，沒有什麼東西。我們都快樂得到悲幾乎；假設不是舟子阻止我們，我們便赤裸裸的都跳到水裏去了！胡琴開始奏樂，接著便唱二簧；每一棵蓮莖上水草上似乎都被這音樂聲麻醉了！遠立洲際的鷺，荷葉小憩的水鳥，甚至於飛虫都驚奇的伸長了頸看；恐怖了！接著拍拍拉拉的鼓著翅兒到天水相連的地方去了！水面浮着的雛鴨，却靜然不怕，只顧嚙嚙著水面上的水藻撲撲刺刺的價響。聽見後鷓沙沙聲，冷不防回頭一看，却是一個漁家女郎在背了臉向後在小便呢！

啊！原來雇船時候，她——女郎，藏在艙裏呢！

「嚙！這個蓮葉大！摘牠！」船搖進蓮蓬地了！大家都嚷起來。接著船便忽忽喇喇的軋著荷葉和水草往大蓮葉那兒奔。

「蓮花！蓮花！」辰喊著，探下身去用鉤兒鉤。其次

接二連三的都吶喊起來；這裏蓮花多啦，這裏蓮蓬好啦，那兒有個大蓮漂著啦；一個一個都像臨戰的士兵伏在戰溝般肚皮相下躺著，我忽站直身軀向遠看，喲！紅綠掩映，香風醉人，時有一二白鷺撥飛其間，間雜著一片白茅紅荻，深濃綠碧；粉花千點，嫩葉盈湖；日光斜射，更顯得千嬌百媚，羞慚耐人；如此風光，真個使遊人消魂陶醉喲！這個說：「湖是我的，」那個說：「花是我種的」，我中 and 似的說：「朋友們：豈不念：『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取之不盡乎？』自然景色，是上帝賜予人間，我們還是大家共賞此湖秋吧！」說著話就聽見船裏兵兵響，這都是大家汗換的蓮蓬打到船裏呢！

船在蓮花上只管無情的軋；忽忽嚕嚕的船過去，可惜花瓣便拋棄了他們的大本營而顛顛的漂到葉蔭下避難了！深藏著，但，船仍是不住的無情的無目的漫游，忽有一條船路閃在面前，這兒，有四尺寬，很長，沒有水草或蓮葉類，無意義的大家把身上脫得精光，——連短跨都沒有！蛙般的跳下了水去，手把了船緣，放開胆子，無拘無束的洗起來了！大家忘了自己是學生，更忘了此生愁緒，什麼俗塵禮教道德理智好像都被這湖蓮花水滌淨了！只知道自己的身體完備無瑕。

六年前的 n 街

現在的 n 街；固然好像是雨後的田圃，到處充滿著活躍的沼氣——教育機關的建設，衛生組織的防備，人民覺

一抹晚陽，斜光夕照了！天邊的霞輝如千絲金線般的撫愛著水中的濃綠的花葉，陣陣秋風鼓動著蘆葉在水面唱送客的清歌；好像對我們示戀；點水蜻蜓和梭擲紫燕似乎都是都游得倦憊而回家了！只有幾羣歸鳥在挺翅長飛；點點白鷺出沒花叢中；偌大的荷葉裏的積露，被幾個赤體的孩子的迸擊起的浪花所振動，都如珠子般滴滴流流的歸到水裏去；抬起頭來看看，四圍都塗了深綠；就是紅顏亭亭的粉腮兒，似乎也多抹了朱唇；我們在水中洗滌潔淨了後，湖上的清風好像一個爛慢的少女與我們無力的揩拭著，轉過身來，看船艙裏，蓮蓬蓮花和葉子都堆滿了！我們的船便無情的退奔出湖路，往後看看這湖光在晚陽下似乎又另現出她的嫺靜；這裏自有別種幽感在胸懷；往前看看：新河的水還是不急不緩的流動著；自然！兩岸的彎柳的光線似乎又深陰了些；下了船，走在茵軟的草路上，聽見南莊的山歌還有唱的；雖是太陽向我們行過了鞠躬禮。快到家了，隱隱有蛙啼；腦子裏的微山湖又是一現；月兒東昇了，坐在秋虫花香的小庭苑了，身子還是攘，眼前那組湖山不住的向著人媚笑；仍舊。——我們已各歸到各人的家庭樂園。

梅·暑假末·故鄉·

張章

悟發憤圖強，故對於一切的惡風俗壞習慣，盡量取締，生活上勵求改良加之有知識階級作有意識的領導，大家以身

作則的奔波奮鬥，相信這條街將來有作模範街的希望，街的路，雖沒有澆過柏油的那樣平滑，但再也找不得像以前那樣「無風三尺土，下雨一鍋粥」的情形了，以前這條比較最熱鬧的通衢——口街，而今更顯整齊繁華了，回想以前每逢到了炎夏的暑期，胡同內住的張老伯早推出他那破舊獨輪的手車；停在那有縫交通的槐樹下，零賣那切成塊兒的西瓜，張老伯向例的是赤着背，拖着兩支不成一對兒的鞋，一條麪粉袋改造的褲子，透薄的差不多已經像了摩登太太們的蒙而紗，終天板着他那幅黑而灰的面孔，不由得現露出一種受經濟支配的憂鬱來，撇開他那破爛似的轆子，聲音足相過名淨泰斗侯喜瑞；似乎有板有眼的喊：「吃啊！這斗大的西瓜，切的足過那船般大的塊兒咧！吃啊！一個大錢咧！」嘴裏不住的喊，手裏用那碎裂的芭蕉扇；藤瓜上飛旋的那羣嗡嗡的蒼蠅，在這時候，那武裝不齊的警察，拿着一厚冊子紙條兒；提着錢口袋，大搖大擺的走過來，張老伯本是胆小如鼠的懦夫，每天惟恐將警察老爺得罪，所以趕快而非所願快的將剛剛賣的兩大枚，遞給警察，湊後接過一張紙條兒來，那警察將錢放入口袋內，一言不發又向別的小販攤去了。

距離張老伯不遠的那棵槐樹下，正是王二禿子與夏三少爺談天在那裏談開天，夏三少爺的黑犬，也臥在身旁，拖着紅的舌頭，不住的呼吸，好似代表寒暑表報告，今天的氣溫，已竟熱到相當程度，及掛在樹枝上籠子中的白靈鳥，不住的唱着消夏歌，樹上的秋蟬，也掙扎鳴牠那傷心

曲，好似對人說：牠生命線的延長，至多不過活到秋後。

王二禿子本是在張××部下充軍多年，最近作戰因敵方隊伍進攻的很激烈，他惟恐喪命，所以昨天他從前線上偷跑回來，現在他仍舊穿着那套扯去符號預備虎人的破軍裝，向夏三少爺指手畫腳，大發議論，述說他這幾年當兵的經過——如何由伙夫編入正式隊伍，繼而又升到班長……什麼地雷的暴發，炸彈的轟炸，機關槍的掃射，手榴彈的擊打，敢死隊怎樣向前衝殺，中傷的弟兄們又怎樣呻吟落淚，戰後紅十字隊又怎樣救護……王二禿子一面說，一面作勢，越說越緊張，而夏三少爺是終日游手好閒，聽王二禿子談天，所以他越聽越愛聽，對於王二禿子的話，是真是假，也概不追究，而他就是傾着頭，身體靠着樹幹而靜聽，王二禿子無中生有的說得天花亂墜，忽然間舉手向西一幌，原來是小六兒，穿着一件雪白的小掛兒，做着懷，露着胸脯，一條土黃色的錦綉褲，雙臉大絨鞋，拖着藍絲飄帶，光着頭，擺着膀子，嘴裏哼着天橋大金牙唱的那洋片大鼓詞，笑嘻嘻的走過來；向夏三少爺打了招呼之後，含有譏笑風味的，切王二禿子說：「喝老總嗎？少見！異鄉可好？」

王二禿子跟着就說：「得啦！小六兒，你別開玩笑啦！都開了小差兒啦！還配稱老總哪？」小六兒隨着又說：「哼！你不往回跑也得行，不跑，準要你小孩的狗命！」

王二禿子正重的說：「六弟你還提哪？看起來人家南

方軍隊真勝，既不違背命令，又不怕死，只知向前殺；而不知往後退，自我以小在軍隊裏吃糧以來；經過的戰事不下數十起，簡直沒有見過這次像革命軍這樣的陣勢——昨夜雙方一接觸，我們簡直就都倒啦！還說向前攻，有的弟兄嚇的連槍桿兒都拿不動了，走路腿也不靈啦，只「死而已」；至此越發的得意，接着又說：「在這時候你猜我怎麼着？乾脆躍之乎也，向前打既然也是死；縱然跑不出來也是一死，爲什麼不躍運氣，像避貓鼠兒似的，一氣兒跑出戰地四十多里，跑到一個小村，一家農戶，我拿槍威嚇；教他給我找便服，那個鄉下老頭兒，口口聲聲，老爺長，老爺短，戰戰慄慄的找出一件破大粗藍布衫來，我趕忙

回憶

雪妹是死了！在她的確是很幸運的，能够早早地脫離了虛偽的寰塵，很純潔的走向上帝的天園裏，去享受真實而偉大的恩惠。可是母親和我，自她染病一直到死，沒有一刻不浸沉在苦悶的深淵裏，受驚濤怒浪的擊盪。她的生命力量還在推轉的時候，我因爲淘氣的緣故，對她所發施的行爲，沒有一樣能够使她暢意的。不是發急，就是流涕，現在回想起來，也未免太殘忍了！我因爲受良心的苛責，往事又一幕一幕地浮上心頭了：

「哥哥：媽媽喊你」。

一種很淒悲的聲音，打破了教室裏的沉寂的空氣，傳到我的耳鼓，我回頭一看，原來是三妹叫我，她

的將大衫罩在軍服上；將槍及兩排子彈，投在這村附近的
一口井裏，萬幸的在昨天黎明時跑回家來。」小六兒又插
言道：「那是啊！人家光脚的軍人不怕：穿鞋的啊！早就
應該跑回來；不然你準要……」

火焰般的夕陽，漸漸的已竟走到西邊的樹梢兒上，展
眼一剎那沒了，時光眼看走入昏暗，夏三爺摘下白靈籠，
拉上狗，三個人彼此說了聲晚飯後四路居茶館再談，「於
是各自去了。」

二三，七，三一，晚九時半。

伯賢

的一副雪白的面龐，我駭煞了，不顧一切的跑出了教
室。跑到她的身邊，她又戰戰抖抖的說：

「大……：姐病……了！媽媽在姑母家等你，快些
去吧！」

這時，我的恐怖的神情，越發嚴重了，慌慌張張
的請了假，伴了她便跑出校來。

我們到姑母家的時候，母親淚流闌干，我的神經
真失去作用了，在姑母房中很沉默的呆了半晌，母親
才對我很悲哀的說：

「良兒！你才五天沒有回家，家裏的一切，都改
變了！紹雲不知什麼緣故，前兩天一味的喊着頭疼，

今天忽然昏迷的不省人事了！是什麼疾病，我也莫明其妙！唉！我的心痛得欲裂了！」

她說到這裏，又咽嗚起來了，眼淚想泉水一般的湧了出來，滴滴答答地掉在衣襟上，少不了要放聲大哭了，我在這個時候，也出了幾點熱淚，很驚奇的在探求着妹妹的病源，但是想去想來，妹妹爲什麼會病，我始終找不出一個答案來，在我的心中，只是存在着五天以前的妹妹。是好好的一個人，現在說她的病勢很沉重，我真有些不相信啊！我想到這裏，又聽見母親的哀淒的聲音了。

「我想，紹雲的病，不會這樣迅速的。即使要病，也得有些病的原因，她前天不是活跳跳的嗎？今天竟弄得昏昏迷迷的。或許是染上邪吧！我想替她隔一隔邪氣，恐怕會清醒過來的，你看好嗎？」

是時我的心中，又添上了一層疑慮，妹妹到底是害病呢？是染邪呢？真是難定了。不如回家去探明實情，好下診治的手段。於是我很急促的對母親說：

「紹雲害病或染邪，現在無須再再討論了。我先回家去，您家快來！」

隔邪的手續，也施行了，妹妹的病，依然是昏迷不醒的。據醫生說，她是患腦筋瘋，診治是很感困難的。這種病，我自生以來是第一次聽說。她一連睡

了三天，從不知道她的哥哥我，現在對她懺悔了。這時候，我恨不得附耳對她大聲的說：「雲妹！請妳原諒妳的年幼的哥哥吧！他現在對妳懺悔了，妳能够睜開眼睛看他嗎？唉！他就是妳的時常惹妳哭的良哥哥呀！」但是，這種勇氣，早被她的一副蒼白的病顏磨滅了！那裏還能够一一的對她訴說呢？

第五天早晨，妹妹的病依然不減，我因爲曠了幾天的功課，怕受學校的處罰，當天早上便跑進校去了。那知道當我離開她約四小時的時候，她便忍心地別了她的祖母雙親兄弟姊妹而常眠了！她死的消息，是三妹進校告知我的。這時我的悲哀，懊惱，真是這枝秃筆難以形容的啊！唉！難道求知識比骨肉間的情誼還重要嗎？爲了求知識的緣故，竟忍心的離開了妹妹，使她幽幽的死去，啊！忍心的我呀！將來就是成就到什麼地步，又有什麼意義呢？骨肉間的情感，才是偉大高尚的哩！唉！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這些我心的深處的創痕，現在回想起來，不免太痛心了，假若妹妹有靈的話，她見了我現在執筆時的一番苦衷，或許會原諒我的吧！

一九三四，十，卅錄舊作

彌漫故鄉

李超然

在雪烟尚未沉落的戰區內，一條少人足跡的古道上，走着兩輛孤獨單調的小轎車，他無聊賴的坐在車內，這隆隆而無節奏的車，聲富有催眠的魔力，他在這半睡眠狀態下，不能不使他發生無限的癡思，呆想，和回憶——他感覺到戰爭的罪惡和殘忍。這時他父親所作的日記，全一頁頁的跳現在腦際上，使他更感覺到家人的離散，人生的苦痛。

車仍是在不住的前進，車輪不住的向山懷的深處旋轉，他在不知不覺間忽發見了，那濃煙炊霧中的故鄉，而尤其是那清真寺尖的屋頂，鶴立在衆房屋叢處這些皆隱約的伏在樹隙間的城牆裏，此外更陪伴着牠在空中飄舞的日旗，這是他從未看見過的從未試嘗過的滋味，他從此也要作一作亡國奴了；唉！從今後他的生活上又加複雜了，於是他的苦痛瑣思也就愈多了啊！這也許是中國人將來的結局吧？

他由一個文化高而文明進步的城市裏，忽然又走到一個荒僻而又當戰後的小鎮裏來，他發覺了愈發的淒涼慘淡，這時他真不想信，他是從地理上走來的，而是從歷史上走來的，尤其是那一堆坍塌的房屋一凹凹的深坑，和院內路旁堆的碎石亂瓦幾乎沒一處是完窗整戶的，這當然是比不上城市中的建築了，他走在這荒房廢舍和悽楚荒涼的

他底哭

在炎夏將臨的當兒，幽深的情緒中，火車穿過了古城拖他出塞了！在握別時各人懷抱了不同的感想和一般的情別心。只到車遠了，鑽進柳巷了，他的活潑和忠誠，還是

街頭上，怎會不使生今昔之感呢！這時他猛憶起「久行見空巷日瘦氣慘悽但對狐與狸豎毛怒我啼。」的佳句來唉！這都是我們小民的罪孽麼？國民應盡的義務麼？他們進到城裏的時候，更覺得破亂了，轟炸的遺痕更加顯著了，更見到市面的蕭條和冷淡，比城外尤甚。

在他回來後數日的一個晚上，夕陽的餘光尚在樹尖屋舍上亂盪着，一條條的霞色光線，從樹隙間透過來，反映在玻璃窗上使人眩目，他靜靜的拿着報紙而注視着霞光，回憶着方才的談話，分析着事實的原因，為什麼牠們肯甘心的去作牠們的傀儡？替牠們來毀壞我們的同胞呢？啊！他從疑難中得到了解答：這的確不能願他們肯甘心的替牠們作些害國傷民的事，來引誘着同胞賭錢，他們的確是爲了村落的生活，實在沒有方法來維持了，所以才借着日軍的實力，來解決他們個人的生活問題，這不是戰區內賭錢場內林立的一個原因麼？更加上懷僥倖心理的愚民，都想在這僥倖方式中，得到報酬但這怎又能可靠呢？至終也不過白白的消耗了一些血汗的金錢，結果把這已經破產的農村更剝削得乾淨些國的命脈……正在駕駛着他那愁煩繁思的時候，他的小弟弟拉着他的衣服說「媽媽叫您到啊姐那裏去看看！」這時節他的思憶於是算告終結了

李怡梅

在我目前。然而我不久也回到故鄉去。

因爲在這兒久居不便，擬換個地方調節調節；所以這消息不得不告訴他。然而他回信竟如此的悲痛和傷感，就

是我不願再移藉了！每個禮拜都有他的信；甚至有天竟會收到兩封：字裏行間，流露出他底十足的雅緻；所以信在綠衣郎手裏似乎不甚珍貴，但，到了我手中，不得不使我相了他發笑的像片在深思。好像半天飄下了一葉神秘箋，可是他這信又何嘗不是洪荒涼的水草中射到內到地來！八月末，他來信；這些信都使我對故鄉發生了厭惡心，雖是它長臥在優美的風景中；在這信的來路上，他很客氣的爛漫的帶着道學的「富而目」向我招手。

結果，我們又故地重會。

陽光懶洋洋的晒著大地，滿苑靜悄悄的沒有響聲，只有可愛的柔日，偷偷的變化花瓣的纖影。不記得到什麼地方剛遊玩回來，他在床上躺了疲倦，鎮靜，屋裏也靜。忽然屋內的空氣顫動的發了聲，冷不防回過頭來看，原來是他好好的不知為什麼嗚咽起來了！我不知如何應付這意外之變，不知道怎樣安慰他，兀自把了一本破書在發呆。

「家的事想起來……實在使我……破心嚙！」他斷續地把話夾雜在啼聲裏，熱淚，染濕了溫柔不語的枕邊。

唱歌的夜蟲休息了！在這個晚秋的另一個深夜裏。窗外的風，掠過庭樹吹動了簷頭呼嘯價響。遠遠的送來一縷淒涼的火車啼。旅客的心是什麼味道，當孤單單的睡在斗室中！我不知他是否真熟睡！沉靜了一會兒，把他推醒了！我告訴他：「弟！你應堅穩的把著你的健康之足，走到幸福之途去！你不要受了那個怪物的炫惑嚙！」「是！是那樣的！」說著，立起身來，穿了衣服，不知他面孔是如何

，因為全室是被籠在黑暗中，只聽見叮叮的衣服響，格格的了鋪板響。驀地裏一陣陣酸楚的呼吸在梗塞。我知他是哭了！我安慰他躺倒了！我知我說話激烈了！我請求他原諒我！

「卑……你：你幹麼氣我呢？」他似乎是極度反抗我所說的話；又似乎否認我所的話。然而，我的心也無條件的陪著他酸痛起來！

天空靜了！一抹斜陽印了樹影在秋窗上搖曳。更不時的有幾片落葉打在窗簾上嘩嘩喇喇的價響，屋子裏的空氣是呈現著淒寂和莊肅，他底而瀰在豐腹中透出了暗淡和憂沮，又似乎懷抱一縷說不出的悲痛在心頭，他駭他的邪偏行爲，好像一個辯論家根據了邏輯學而很有條理的一點一點證明他是一個玉壺水清的潔白者，說話中包括了無限的和氣與刺激。我告訴他：「今後，我始終相信你，我從前也並未一口決定事之如何程度。我向來以你是我的至好友以自詡；我曾向吳先生說過這些。這件，沒有多大糾葛，有赶快改掉，沒有，那最好沒有啦……」屏了氣，安靜靜的，呆呆的穩坐了，讓秋洪似的熱淚一滴一滴的透他的胸襟上濕。

「英！你……可把我害……苦了！我的心，只覺得包圍在一國石頭陣中……」最後他是這樣說。低聲的說。字音好像魚穿秋波似的不穩定；自然，我感覺對他似乎太殘酷了！何苦如此。

我是這樣想：他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他的快樂亦即

我的快樂；我始終不願敷衍了他而更幫助他——適于安途——，雖幾經波折，然毫不爲念。他似乎覺得既不能力行，又不能決裂；這不得已的盾矛裏，產生出若干煩惱來。後來他始終是爲了某件事，心中砢礫，經過若干調節才逐漸消

譯述

父親

在這教區中，某君是最有財勢的人，名叫鄒爾德歐衛爾，此公就是在這裏所要敘述的——身高而誠摯，一天他來到一位牧師的書齋，他說：「我得了一個小兒，我希望給他作個洗禮。」

「他的名字叫什麼啊？」

「叫芳——依照家嚴的吧。」

「保證人呢？」

在這教區裏被推爲可以給保證的人們，就是鄒爾德的親戚中最有名譽的男女。

牧師看着他並問：「此外有別的事嗎？」

這位農人（指鄒爾德）躊躇了一會兒。

最後說：「我很願意他自己經過洗禮。」

「那麼就在本星期之內吧？」

「下星期六正午十二點嗎？」

除。最後，他活潑的天真爛漫的春秋和頑皮，又在他豐滿的肥腰的東瓜臉上跳舞起來。

十四，十，二三，英，

Bjornson 波可傑作
張鳳山譯

牧師問：「另外有事嗎？」

「沒有別的事啦；」這位農人轉正了他的帽子，好像要走似的。

然後牧師站起來，走向鄒爾德，用手扶着，並且看着，很莊嚴的進入了他的眼簾，他說：「這無論如何是終當有的事，上帝賜這小孩造成幸福給你！」

十六年後的一天，鄒爾德又一次站在牧師的書齋。

牧師說：「誠哉，鄒爾德的年華很好嘍。」因牧師看這人的各方面，沒有任何變化。

鄒爾德答道：「那是因爲我沒有艱難的。」

對於這句話，牧師並未發言，但待了片刻間：「今晚閣下高興的是什麼啊？」

「今晚我所以來，關於我那小孩子就是決定明天入教的。」

「他是一位聰明的兒童呀。」

「我先不打算付這筆費，等明天我聽到這孩子在教堂中，排他的座子是多少號的時候，再付。」

「他站第一號吧。」

「我聽說這個樣子；這裏有十元錢奉給牧師吧。」

牧師注目向着鄒爾德問：「還有旁的事情，我能替閣下作嗎？」

「沒有別的事啦。」

鄒爾德走了。

八年又旋轉過去，一天牧師的書齋外面傳來一陣鬧聲，因為有許許多人都來光臨，他們的首領，是鄒爾德牧師仰望著招呼，他先走進，他說：「鄒爺今晚蒙閣下駕臨。」

我到這裏來，替我的小兒請示這結婚的預告給發表出來，他將與站在我身旁的這位。寫得曼德的令嫗嘉潤，絲托恩結婚。

「噯，那是在這教區中最艷麗的女郎呀。」

這位農人用手往後摸索著頭髮回答：「不過都這樣說。」

牧師坐了片刻，似乎很深思的，然後將名字填入了名冊，並沒有加任何注釋，這些人也就在底下簽了字鄒爾德放在棹上三元錢。

牧師說：「有一塊就可以啦。」

「我很曉得那個，但因他是我唯一的孩子，我打算舉辦闊綽些。」

牧師掖起錢來

「鄒爺！你爲令郎的原故，駕臨這裏，現在已第三次了。」

鄒爾德說：「但是現在我對他算交待啦，摺起皮夾子來，說了聲再會就走吧。」

這些人緩步的跟隨着他。

十四天後父子划船經過一個湖——風平浪靜，萬籟無聲——與絲托恩佈置婚禮去。

他的兒子立起，放正他所坐的座子說：「這橫渡是不平穩的。」

在說話時他站起來，這船板從他底下滑了，他伸出胳膊來，尖聲的一喊，落下去了。

他父親響起兩足，握着槳就喊：「揪着這槳！」

但當這孩子努力的掙扎了一會兒，歪下去了。

他父親喊着：「等一會兒！」遂向他兒子那邊划去，然後他兒子翻過他的身來，給了他父親一個長時間的看，跟着沉沒了。

鄒爾德不相信這件事，他仍把這支船停在他兒子所掉下去的這塊地方，如同他一定還能回到水面上來，可是在那裏起了好多的水泡後來越起越多，至終一個比較大的破裂了後，這湖仍是那樣的平滑，如同一面鏡子，那樣的閃耀著。

人們看見這位爲父親的，在此地來往划了三晝夜，沒有吃亦沒有睡，想撈他兒子的屍體，至在第三天的早晨才

找到，抱在他的懷裏。過了小山，到了他的花園。

從那天差不多有一年，當牧師在一個秋天黃昏的晚晌，聞有人在門外過道裏，小心的試着找門，牧師開了門，一位身高，體瘦，並曲背白髮的人走進來，牧師看了好久，才認識他乃是鄒爾德。

牧師靜止的站在他面前問：「您怎這樣晚才出來啊？」

鄒爾德找了座子坐下說：「啊，是的！天晚啦！」

牧師好像等着似的也坐下了，遂後有一個很長的寂靜，最後鄒爾德說：

我有些東西，就是打算給一些貧窮的人，我打算用我兒子的名字，施捨這種遺產。

他遂站起來，放在棹上一些個錢，而又坐下，牧師就

自私的巨人

The Selfish Giant by Oscar Wilde

每天下午，當那些孩子們從學校回來的時候，時常到巨人的花園裏去玩耍。

那裏是一個廣大可愛的花園，遍地生着柔軟的綠草兒，在草的上而長着美麗的花，滴滴點點好像天上的星兒似的。並且還有十二株桃樹。春天的時候，開放着粉珠色美麗的花朵。到了秋天，便結了很多豐富的果實。鳥兒站在樹上，唱着甜美的歌。至於那些小孩子們，都停止了他們的遊戲，靜聽着鳥兒的歌聲。「我們是多麼快樂呀！」他們彼此歡呼着。

一天。巨人回來了。他是拜訪他的朋友索爾泥尸歐割

計算着。

他說：「這是一筆巨款呀。」

「牠是我花園一半的代價，今天我賣掉牠的。」

牧師在沉默之中，坐了多久，至終很柔和的問：

「鄒爺，您現在有什麼計畫將要實行呢？」

「有些事比較好的。」

他們坐在那裏一會兒，鄒爾德垂着眼簾，牧師以雙目定視鄒爾德，忽然緩而柔的說：

「我想令公子至終能給閣下帶來真正幸福的。」

鄒爾德仰望了片刻，兩粒大的淚珠，漸漸的落到腮下說：「對啦，我自己也這麼想。」

譯於1904年暑假中立秋的那天

麻景貴譯
王爾德著

兒去了。在他朋友那裏他呆了七年，七年過去。他把他所說的話全說盡了。因為他們的談話已經有了結束，所以他決意回到他自己的住所來。

當他回到家來的時候，看見許多小孩子們，正在他的花園裏玩耍呢。

「你們在這裏幹什麼啦？」他用很粗暴喉聲吶喊着。於是小孩子們全嚇跑了。

「我自己的花園便是我自己的花園」。巨人說：任何人全都明瞭這句話的。而且除去我自己之外，不准許旁人在這裏遊玩。因此圍着他的花園，蓋起來很高的牆。並且還

豎起一張布告牌。

重地不准穿行 違者嚴處懲罰

他的確是一個自私的巨人啊！現在這些可憐的孩子們。沒有地方去玩啦！他們只有在街道上與的做遊戲。他們很不趁心樂意，因為路上竟是泥土和硬的石塊子。

當他們放學以後，時常繞着那座花園作遊戲。並且還談論那牆裏面是怎樣的一座美麗花園。如果我們在那裏遊戲是多麼快樂呀！他們互相的談論着。

春天來了，滿村中開遍了小的花兒和飛着的小鳥。只有巨人的花園中仍是冬天。鳥兒也不願進裏面去唱歌啦！因為裏面沒小孩子遊戲，並且那些樹也忘却了開花。一次一乘美麗的花朵從枯草裏出頭來。當它看見了那張佈告牌，便很替那些小孩子們難受。於是又縮回地下作長眠了。春天也把這座花園忘掉了，只有霜和雪來拜訪。它們說我們將要整年住在這裏。雪用白大衣把草蓋起來，霜把所有樹全染成了銀色。然後他們把北風也請來。陪着他們周旋。於是北風也來了。（他）它好像在皮毛裏包裹着。整天在在花園裏叫嚷。把烟筒頂壓了下來。它們說：這裏真是一個好處所啊！我們必須將雹子也請來光顧吧！於是雹子也來了。每天工作三小時，敲得那屋頂的石板幾乎全碎了才止。然後它盡力的繞着花園遊蕩。它滿身穿看灰白色的大衣。而且它的呼吸是同冰一樣的冷酷。

「我不明瞭春天為什麼來的這樣遲？」巨人自發疑問的說；同時他坐近了窗戶望着外面白色冷靜的花園。「我希望天氣將要變動變動才好」他自己喃喃的說：可是春天不來，夏天也不來，到了秋天，旁的花園中已經結了金黃色的果實，但是巨人的花園中是絲毫沒有的。「他是太自私了」。春天說：所以他那裏永是冬天的。北風，雹子，霜，雪穿過樹在空間飛舞。

一天早晨。巨人醒來正在床上躺着。那時他聽見了幽美的音樂，那種甜蜜的歌聲傳到他的耳朵裏，他猜疑那一定是國王的音樂隊從門外經過。原來那僅僅是一隻梅花雀在窗外唱歌呢。可是自從他聽見了一隻鳥在他花園內唱歌就好像是世界上最好的音樂似的。那已是一個很長久的時期了。於是雹子也不在頭上跳了。北風也不嚎叫了。一陣甜美的香味從開着的窗戶吹了進來。「我相信至終春天也一定是來了」。巨人說：於是他跳下床來往外一看。

他看見一個什麼景象？

由他的視線中，發現了一件很奇特的情形來。他看見小孩子們從牆上穿了一個孔，全都爬了進來。坐在樹枝上。每一棵樹上都能看見在樹枝間有一個小孩坐在那裏。因為小孩子又全回來了。便欣然的在全身放出美麗的花朵來。並且還彎下它們的枝臂來。很溫柔的摸着孩子們的頭。鳥兒在上而飛唱着歌好像含着無限的快樂。花兒從綠草中攢出頭來向四外一看大笑了啊！真是一個。可愛的風景呀！只有一個牆犄角的地方仍是冬天。那裏是花園中最遙遠的

一個犄角，在那裏站着一個小孩子。因為他的身體太矮的緣故不能爬上樹枝去。只有繞着樹躊躇着盤旋。還哭得十分悲哀。可是那可憐的樹，還是被霜和雪遮蓋着，北風仍舊在上而颯得呼呼的叫着。

「爬上來！」「小朋友」。那棵樹說：「而還盡力往下垂着它的枝臂終了不能成功。因為孩子太矮了。」

巨人向窗外一看，心便溶解了。「我是多麼自私啊！」「！巨人說：「現在我覺悟春天不來的原故了。我把小孩先放在樹上去，然後再毀倒了高牆，我決定把我的花園將永久作為孩子們的運動遊戲場」他自己覺得以前所做的是實在抱歉的。」

因此他慢慢的爬下樓梯，輕輕的開了前門，跑進了花園去。可是孩子們看見他便覺得十分害怕，於是全被嚇跑了。立刻花園中又變了冬天景象。只有那最小的孩子沒有跑去，因為他眼中已充滿了眼淚，所以沒有看見巨人來到。巨人擲手擲脚的從他身後而溜了過去，很和善的把他抱在手裏放在樹上。那棵樹立刻開了花，鳥兒也跑來在上面唱歌，那小孩伸出兩隻胳膊，套住了巨人的脖子，實行接吻。其餘那些孩子們，看見巨人不像從前那樣暴虐了，又全跑了回來，於是春天同着他們也來了。「孩子們！現在是你們的花園了！」。巨人說：他拿了一把大斧子，把牆砍倒，到了正午十二點鐘的時候，上市場去的那些人，看見巨人同着小孩子們在美麗的花園中玩耍呢？覺得很是驚奇的。因為他們從未見過的。」

他們終日的在花園中遊戲，直到了黃昏的時候，才跑到巨人那裏辭別道安。

「你們那個小同伴到那裏去了？」他問：就是我把他放到樹上去的那個。巨人最愛他，因為他吻過他。

「我們不知道」；他或許走了。孩子含含糊糊回答。

「你們必須告訴他明天一定到這裏來！」巨人說

但是孩子們說：「不知道他住在那裏，並且以前也未曾見過他」。巨人聽到這裏心裏覺得很是難過的。

每天下午，放學之後，孩子們便來和巨人作遊戲。但是巨人所最寵愛的那個小孩，永再也沒看見。巨人對於那些孩子們，全是很和藹的。可是他還希望他那最先熟識的小朋友。並且還時常提到他。

「如果我看見他多麼快樂呀！」他常常這樣說：

光陰荏苒，不覺幾年過去了，巨人年紀很老了，身體已也瘦弱了。他再也不能玩耍了，所以他坐在一張大的安樂椅上，保護孩子們做他們的遊戲，並且還羨慕他自己的花園。「我有許多美麗的花」。他說：就是這些孩子們是所有一眾花之中最美麗的。

在冬季裏一天清晨，他正穿着衣服，向窗外一看。可是現在他不恨冬天了，因為他知道春天僅僅是在熟睡呢，花兒也正休息呢。

忽然間，他很驚奇的揉着眼，定睛一看，那實在是一個很意外的。花園最遠的一個犄角，有一棵樹遮過了可愛的白花。枝子全是金的，銀的果子從枝上往下垂着，在樹

下站着他最心愛的小孩。

巨人滿心的高興跑下樓來進到花園去。他急忙的跑過草地對着小孩跑去。當他走近小孩身旁的時候，他的臉立刻氣得泛紅了，跟着說道：「誰敢把你傷害了！」——因為孩子兩隻手掌上有了釘子的傷痕，而在兩足上也有兩個釘子的痕記。

「誰敢傷害了你？」巨人大聲嚷着。「告訴我」：我拿大刀殺死他。

唉！那小孩說：那些是愛的痕傷啊！

「你是誰呀？」巨人說：一種特別的懼怕籠罩了他的全身，立刻跪在小孩的面前。

小孩對着巨人微笑着並且跟他說：你上回讓我在你的花園裏遊玩了一次，今天你可同我到我的花園去罷！——那裏便是天堂啊！——

在那天下午，小孩子們跑來的時候，他們察覺巨人死臥在樹下，全身蓋着白色的花。

一九三四年九月廿四日夜燈下譯稿

短 詩

長 恨

商山之四皓兮！
憤苛政而隱矣。
桃源之民兮！
避亂世而永離。
屈原之遍遊兮！
終從彭成之所居。

今天的心

老莊之無爲兮！
世不知而終跡。
嗟夫！吾人生此詭世兮！
不若效前者而休矣。
朕所不能者。
是謂長恨矣。

滿貴辰

李怡梅

花開了又殘，月缺了又圓；

然而我的錦綉的春光呵，永去不還。

什麼是畢業？明示我在這兒離家迢迢已三年。

伯勞東去，燕西飛；

然而我將奚歸？

照著原路向前奮進，呵！禁不住西山日斜，晚雨來摧。

烏鳥思情，荆樹有樂；

然而我之於椿萱，柳將如何？

田園荒蕪奏歸去，荷鋤南陌路；

嗚！盡不住狂虎徵徭，看不慣明哲棄國。

如此天涯

八月藕花老滿湖

映半山茅蘆綠

魚楚楚動微波

知烈燄炙肉骨

婆公相輟不就

輪怎載滿腹傷

諄嚴命字千金

看老淚落襟裳

片青山白雲靜

紅顏粉頰艷色足

荷蓋覆水水陰濃

不解老荷日蒸毒

童年不識恃怙恩

退之言來何淒楚

款乃穿斷十二橋

難捨離別好時光

輪動魂飄人陌生

車飛柳倒人斷腸

風染千里遊艇香

兼葭深處潛兒魚

暖風南來顛荷幹

悟來椿萱已羞毫

無情書催離家鄉

驚見平滬列站旁

無情汽笛催人離

兒魚不再受荷香

一

葉

兒

始

萬

秋

諄

忍

一

長城窟裏貯血好，邯鄲路上葬骨妙；

然而我忍看這豎子政客施展奸伎倆？

從軍除奸方兒豪。

嗚！讀書生活知何世才能再享到！

我的心如落花，我的心如秋潭。

又如細霰柳絮，又如白麩失絆。

我將宿何水？我將止何山？

今天的心，祇好放於野渡綠帆。

祇好放於野渡綠帆。

東阜，苦夕西中。

念華弟

華！華！陟頹垣而北瞻，何處是君家！

笑影几頭猶如昨，然而，那能說話！

深思時，他不僅未慰人遐思，

反因它思愈遐。

別恨鑽心似剪刀，個中味誰曉！

一旦見了，話如春江潮。

真見了，又恐怕相對默默談緒無從找；

真見了，又恐怕相對默默談緒無從找；

離別恨惱人何止一遭！何止一遭！

x

x

x

一縷清風吹送白雲悠悠北去了！

一彎碧流泛蕩漁舟遠馳雲浦了！

我願馳清風，我願駕碧流。

尋華弟於天涯盡頭！

x

x

x

我悲憫殘夏的鳴蟬啾！聲漸漸斷了！

我悲憫半塘藕花啾！也逐漸脫落了！

我悲憫鳴蟬聲斷，藕花脫落；

然而，誰又悲憫深懷華弟的我？！

x

x

x

我底心如雁影在潭，浪搖波顛；

你底信如風送寒霖，沁骨泛神；

把它慢慢的念，慢慢的嚼；

然而這顆心流動了，秋風送淡雲。

校聞

●本校高中師範部主辦之：

簡易班現已開學●

本校高中師範部自本年度開學以來，對於學業異常認真；該部學生不遺餘力，復自行辦理簡易班，既能救濟失學之兒童，又可作為實習，誠為一舉兩得之舉。按該班共

x

x

x

故鄉的長堤，浸在湖月裏；

載滿了清秋風光的小舟，幽遊在綠柳灣底；

曩者，他們都是我之良友；

現在啾！只念我印影在腦的華弟！

x

x

x

遠湖的鷗鷺，翻碎了波靜荷香。

霞陽晚楓，紅透了荻花深塘。

曩者，每天在自然美裏陶醉著；

現在啾！我只念華弟的睿智端方。

x

x

x

山林樵子，草塘漁牧。

他們有共賞風月之快，却無別離之苦。

長城黃流和岱岳，隔斷了我們的會晤；

只有紫燕與鴻雁，華！給傳平安書。

分甲乙兩組，學生六十餘人，已於九月廿九日開學上課矣。教務長：楊儒，教員：李超然，楊德寬，楊長源，常景安，馮萬才，張鳳山，馬成文，李元茂，滿世增，黃以椿，沙鍾等十一人，每日自下午四點起至六點止，共上課二時，秩序良好，成績甚佳云云。